



國劇劇本第二名

施以寬

作品名稱／

20 11 28 生

雙雙錯

安徽和縣人

高中畢業

現職／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雙雙錯

國劇劇本組第二名 施以寬

劇情大綱

本劇依據莎士比亞劇作「錯中錯」改編，由於兩者故事之時代背景、社會情態、風俗習慣等迥然不同，且為顧及適合國劇演出，故內容情節多有更異之處。故事：有田恭上者，溫州人，妻余氏，生有孿生子斌文、斌武；家人田祿同時亦得兩男，取名田忠、田義。某年，流寇作亂，田祿夫婦遭害，田恭上一家離散，二十年互不通消息。斌文與田忠經福州府一田姓商人收養，改名天賜、田義；余氏亦流落至福州，寄食一尼姑庵；斌武思母心切，攜田義外出尋母，路經福州；田恭上見斌武離家三載，杳無音信，亦於半年前棄家尋子，來到福州。其間，田斌文與斌武、田忠與田義兩雙兄弟相貌酷似，他人難分彼此，從而產生不少誤會，引發不少趣事，最後大家因故巧遇於尼姑庵，終以大團圓結局。

人物表

田恭上 田天賜 田斌武之父 老生 素臉 蒼三髯。

老人巾、藍褶子、黑彩褲、白襪、福字履、包袱、雨傘。
余氏 田恭上妻 老旦 素臉。

田天賜 老旦髮套、黃綢條、女老斗衣、腰巾、白布裙、布鞋、水桶。
田斌武之學生兄(即田斌文) 小生 素臉 手中永遠持摺扇一把。

鴨尾巾、花褶子、藍彩褲、白襪、夫子履。
田天賜學生弟 小生 素臉 不拿摺扇。

粉相與穿戴須與田天賜完全相同、畫軸。
大田義 小田義之學生兄(即田忠) 丑 腰子臉。

小羅帽、青褶子、大帶。
小田義 大田義之學生弟(即田義) 丑 腰子臉。

扮相與穿戴須與大田義完全相同、包袱。
林桂月 天賜妻 青衣 素臉。

大頭、片子、綠尾子、水鑽頭面、花女幘、繡花裙、彩鞋。
林秀雲 桂月之妹 花旦 素臉 念京白。

大頭、水鑽頭面、繡花襖褲、女長坎肩、長腰巾、彩褲、彩鞋。
玉鈿兒 丫環 彩旦 濃粧。

抓髻、裙襖、彩褲、彩鞋、菜刀。
田立安 天賜之伯 淨 老三塊瓦臉、白滿髯。

鴨尾巾、古銅褶子、黑彩褲、白襪、福字履。
店家 丑 腰子臉。

藍氈帽、茶衣、腰包。
小廝 丑 腰子臉。

軟羅帽、黑褶子、大帶、摺扇。

附註：

1. 此劇田天賜及田斌武二角色、可用同一演員飾演。至第十四場，必須由另一演員飾斌武。

如由兩位演員分飾，則二人面貌必須大致相似，再加以化裝，以求學生效果。

2. 大田義及小田義兩角色，同此。

3. 田天賜手中永遠持摺扇一把，以便觀眾辨認，與田斌武不同。至於大小田義、認錯主人的就是錯的，容易辨識。

第一場

田恭上：（內）走哇！

（田恭上背包袱拿雨傘上）

田恭上：（唱西皮搖板）離鄉背井為尋親，

跋山涉水千里行。

但願上蒼垂憐憫，

早日團聚享天倫。

老漢，田恭上，祖籍溫州。娶妻余氏，那年一舉連生二男，這雙兄弟，容貌酷似，清秀出眾，難分彼此，大兒取名斌文，小兒取名斌武；巧的是，家人田祿，同時也得兩子，二人長相一般無二，命名田忠、田義。家中添了這兩對孿生，四個娃兒，登時熱鬧非常，自是十分歡喜。不幸我兒尚在襁褓，卻逢流寇作亂，四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田祿夫婦遭害，我一家也被亂民沖散，余氏領了斌文、田忠，不知去向；斌武、田義是我一手一個，抱了逃離家鄉。流落外地半載，回得故里，但見斷井殘壁，一片荒蕪，是我胼手胝足，重建家園；祇是早也盼、晚也盼，盼了整整二十年，不見余氏回轉家門。是我兒斌武，年屆弱冠，思母心切，立志出外找尋母親、兄長，帶了田義，一去又是三載，杳無音信。撇下老漢一人，孤苦難挨，半年之前，我拚擋上路，穿府過縣，找尋我兒，一路甚是辛苦。今日，不覺來到福州府，自要盤桓數日，再作道理。（抬頭）此處有一客店，（唸招牌）「四海居」，就此下榻便了。店家！店家！

店家：（內）啊咳！

（店家自下場門上）

店家：（唸對）店名叫四海，廣納四海財。客官請進。

（田恭上進店）

店家：客官，您是打尖還是住宿？

田恭上：可有上房？

店家：有，有，請隨我來。
田恭上：有券了。

(店家、田恭上下)

第二場

(田天賜上) (手持摺扇一把)

田天賜：(唱四平調) 春意濃，花開放，簷前廊外。

紫紫媽紅過平台。

和風拂，池邊柳，柔條輕擺。

遙想起，西湖風光猶縈懷。

過水榭，穿幽徑，來到門外。

舉手將前廳的門兒輕輕推開。

啊——將門兒推開。(推門進廳，坐)

在下，田天賜，本地人氏，雙親亡故，妻室林桂月甚是賢德。先父畢生經營綢緞絹布為業，在城中開得一引布莊，三間店面，生意十分興隆。皆因近日店中存貨已然不多，需得我親自前往蘇杭選購，想那年去至杭州，飽覽西湖風光，真個美不勝收，當此仲春時節，諒來更是多姿多采，趁此辦貨之便，自不免順道遊玩一番。蘇杭之行，定在明日啓程，路途遙遠，往返費時，今日閒暇，且往店中走走。田義哪裡？

大田義：(內) 來了，來了。

(大田義匆匆上)

大田義：(唸對) 相公喚隨從，來了跟屁蟲。(進廳，施禮) 相公，您喚田義？

田天賜：我不喚田義，難道要喚田忠不成？

大田義：說得也是，田忠早已死了十幾年了。還提他幹甚麼。再說相公從小就是我田義服侍您慣了的，相公有事，不叫

田義叫誰呀，您說是不？

田天賜：是呀，你跟我跟了二十多年了。

大田義：要不怎麼叫跟屁蟲呢！

田天賜：田義，明日跟我遠赴蘇杭，你隨身衣物齊備否？

大田義：早就收拾妥當了。相公，明天什麼時候動身啦？

田天賜：明日早行。田義，我去店中走動走動。

大田義：現在？

田天賜：現在。

大田義：我呢？跟不跟？

田天賜：不用。你嚟，往三友堂一行。

大田義：我去三友堂幹什麼？

田天賜：看看我那柄新摺扇，倘若裝裱完工，就取了回來，工錢要他們到店中領取。

大田義：您不說我倒忘了這檔子事了。摺扇裝裱好了，我拿回來，您明天上路好用。

田天賜：正是。

大田義：相公，您那把摺扇，象牙製成的扇骨，綵綾製成的扇面，扇面上還有咱們雲姨小姐的妙筆丹青，可真是名貴。

田天賜：名貴得很。

大田義：真是雅致。

田天賜：不在話下。

大田義：相公，小的倒有個主意。

田天賜：什麼主意？

大田義：您這趟出門，同行同業的大爺們今天晚上不是要在駐春院設宴給您送行嗎？

田天賜：不錯。

大田義：您哪，把那把摺扇隨身帶著，托在手中，時不時的這麼敲敲，時不時的這麼搗搗。

田天賜：卻是為何？

大田義：有了這麼貴重值錢的東西，逮著機會就露露臉嘛，也好教那些大爺們跟駐春院的姑娘們開開眼界，見識見識。

田天賜：呢，忒銜耀了。

大田義：相公，您就不知道了，這個年頭，講究的是包裝自己，推銷自己，這還有個名堂。

田天賜：什麼名堂？

大田義：這叫「現」。

田天賜：（正色）不妥。請夫人出廳。

大田義：是啦！（朝上場門施一禮）有請夫人。

（林桂月上）

林桂月：（唸對）家和人安泰，勝有萬貫財。（進廳）官人。

田天賜：（起立）娘子請坐。

林桂月：有座。

（田天賜、林桂月坐）

大田義：參見夫人。

林桂月：罷了。（對田天賜）官人，喚我出來何事？

田天賜：娘子，我此番遠行，離家甚久，家中自有娘子費神照料，卻是店中事務放心不下，此刻閒暇，我想去店中察看，

察看，有話交代。

林桂月：原該如此，祇是官人午前一定要回來的。

田天賜：莫非家中還有事麼？

林秀雲：（內）（驚慌）哎哟！痛死我了！……

（林秀雲急急由下場門上，右手掌不停甩動，作痛楚狀，口中連唸「哎哟」，跨進廳內，見田天賜在座，一楞）

林秀雲：（尷尬）原來姐夫也在這裡。

（林桂月、田天賜急起立）

林桂月：（緊張）秀雲，何事慌張？

田天賜：秀雲，你的手怎麼樣了？

林秀雲：（佯嘆）還說呢，都是爲了你呀！

田天賜：爲我何來？

林秀雲：姐夫，你去蘇杭，明天一早就得動身，昨天連著今天晚上，外面又都有應酬，我姐姐盤算來，盤算去，祇有趁

你今天得空在家吃頓晌午飯的時候，親自下廚做幾道精緻可口的菜，給你饒行呀！

田天賜：原來如此，多謝娘子的盛情。

林桂月：不敢，妾身一點心意。

田天賜：（指林秀雲）祇是你的手——

林秀雲：至於我的手麼？是我想替姐姐分勞，看菜買回來了，就跟著玉鉤兒一塊兒進廚房，瞧瞧有什麼可以插得上手

的。一眼我就看到案上擱著個簞子，簞子裡有幾隻螃蟹，姐姐說過要做一道蟹黃蛋黃羹的，姐姐，是也不是？

林桂月：正是。

林秀雲：那幾隻螃蟹，擠在簞子裡一動也不動，準是死了，我說我來取螃蟹，袖子這麼一挽，我手伸進去就抓——

田天賜：死螃蟹一抓就抓著了。

林秀雲：（白田天賜一眼）是呀，我的手被螃蟹抓著了。

（林桂月掩口而笑）

田天賜：（笑）哈！哈！哈！

林秀雲：（噁嘴）笑，笑，你們還笑呢！

林桂月：（關切）秀雲，你的手有無受傷呀？

大田義：雲姨，我拿刀創藥去。

林秀雲：不用，不用，不礙事了。

田天賜：秀雲，你為我的事受驚了，為姐夫的定會補償於你。

林秀雲：怎麼個補償法呀？

田天賜：蘇杭回來，多備上好的衣料、上等的脂粉相送，如此可好？

林秀雲：馬馬虎虎。

林桂月：秀雲，玉鉤兒呢？

林秀雲：想必還在廚房。

林桂月：官人，去至蘇杭，有件大事不可忘懷。

田天賜：什麼大事？

林桂月：辦玉鉤兒的嫁粧呀！

田天賜：記得的，這份嫁粧，總要辦得豐盛、周整才好。待得蘇杭回來，就好與他們完婚了。

（大田義突然跪拜在地，磕頭如搗蒜）

大田義：相公，夫人開恩啦！相公、夫人開恩啦！

田天賜：（詫異）這是做什麼？

林桂月：田義，快快起來，快快起來。

（大田義起立，不斷深揖）

大田義：相公、夫人，饒了小的吧！饒了小的吧！

林桂月：田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喜事呀！

田天賜：田義，玉鉤兒進我家門已是十有餘載，你二人青梅竹馬，情逾兄妹，如今俱已成人，朝夕共處，多有不便，還是早日完婚的好。

是早日完婚的好。

大田義：（哭喪著臉）相公、夫人，我是蒼蠅碰上蜘蛛網，這下難逃一劫了。

田天賜：（不悅）這是怎麼講話。

林秀雲：田義，人家玉如兒對你可是一往情深呢！

玉如兒：（內）（聲洪）相公、夫人，玉如兒這廂向你們謝恩了。

大田義：（掩耳）我的媽呀！

（林秀雲、林桂月、田天賜會心一笑）

大田義：相公，小的上三友堂取扇子去了。

田天賜：去吧！

大田義：是啦！（出廳）哎呀！要娶這個母夜叉！一時好銀，一世難逃，蘇杭回來我就死定囉！（下）

田天賜：娘子，我這就去店中走走。

林桂月：快去快回。

林秀雲：姐夫，準時回來吃中飯，莫教姐姐望眼穿。

田天賜：知道了。（出廳）（唸對）正是：有妻多賢慧，神仙也不為。（下）

林秀雲：姐姐，我們下廚洗手做羹湯吧！

林桂月：賢妹，隨我來呀！

（林桂月、林秀雲同下）

第三場

（田斌武上）

田斌武：（唸引子）山長水遠，尋娘親，不畏艱辛。（坐）（唸詩）為尋壹堂償宿願，獨留椿庭守家園；三年浪跡天涯

遠，一片孝心難兩全。小生，田斌武。母親早年攜帶我的兄長斌文、家僕田忠，避亂他鄉，二十餘載不見回轉故里。是我自幼未曾一親慈顏，十分思慕，三年之前，拜別父親，帶了家僕田義，外出尋母，沿途鬻賣字畫，賺取盤費；行經千里，未獲母親、兄長半點消息，令人愁悶。來在福州地面，投宿遠四海居，不覺又是旬日，

明日恰有便船循建江西上，多留此地無益，不如此且往閩清再作道理。祇是離鄉日久，家中留下年邁爹尊，獨守

門庭，無人侍奉，甚是放心不下，無奈山川阻隔，晨昏難省，不免又添幾許鄉愁。聞得福州城郊多有名山，風

景甚佳，臨別之前，有意遊覽一番，也算不虛此行。田義哪裡？

小田義：（內）來了，來了。

（小田義匆匆上）

小田義：（唸對）相公喚隨從，來了跟屁蟲。（進廳，施禮）相公，您喚田義？

田斌武：我不喚你，難道還有第二個田義不成？

小田義：說得也是，這人世間只還有田忠是我哥哥。哪來第二個田義呢？再說相公從小就是我田義服侍您慣了的，相公有事，不喚我喚誰呀，您說是不？

田斌武：是呀，你跟我跟了二十多年了。

小田義：要不怎麼叫跟屁蟲呢！

田斌武：祇是此番跟隨我千山萬水，風餐露宿，奔波三年，十分辛苦。

小田義：相公快別這麼說，您爲了尋找老夫人和大相公，小的田義，也是爲了尋找我兄長田忠，但願天從人願，大家早日團圓。

田斌武：說的是。

小田義：相公，咱們明天就要離開福州，打道閩清，今天字畫攤也不擺了，您何不趁此機會四處逛逛，散散心呢？

田斌武：正有此意。

小田義：我呢？跟不跟？

田斌武：不用，你嚟往馮員外府上一行。

小田義：我去馮員外家幹什麼？

（田斌武起立，拿起桌上一卷畫軸和一張紙條）

田斌武：這幅花卉，乃馮員外所訂，我已畫好，你照這（指紙條）上面的住所送去，取回潤筆紋銀五十兩，記下了。

小田義：（接過畫軸、紙條）您不說我倒忘了這檔子事了；不過提起這檔子事呢，倒叫我又想起另外一檔子事了。

田斌武：何事？

小田義：記得那年咱們路過麗水，碰上一位算命先生，他說相公您往南而行，必有奇遇，並且有椿美滿姻緣等著您，有沒有這檔子事？

田斌武：有的。

小田義：因此嘛，今天馮府您得親自走上一趟。

田斌武：這與算命的事兒有什麼相干？

小田義：怎麼不相干？您是知道的，馮員外有位千金，長得是如花似玉，人又聰明，前天由丫鬟陪了來到咱們字畫攤，直誇您的字畫好，一口氣買了三幅；昨天又要馮員外來訂了這一幅，並且再三叮嚀今天送去他府上，這是爲什麼？

田斌武：爲的什麼？

小田義：八成是馮小姐看上相公您了，給您生出個登門相親的機會。

田斌武：一派胡言。

小田義：相公，這有個名堂。

田斌武：什麼名堂？

小田義：這叫鼻涕流到嘴唇邊。

田斌武：此話怎講？

小田義：（作吸鼻涕狀）落得你吃的。

田斌武：越發的不像話。

小田義：相公，人家馮小姐昨兒盼，今兒盼，正望穿秋水的盼著您呢。

田斌武：（正色）放正經些。

小田義：（打背供）哼！受不了的「醋」。

田斌武：還不快去。

小田義：是啦！（出門）算命看相，求個指望，靈不靈光，莫放心上。廢話少說，收銀子去囉！（下）

田斌武：今日天氣晴和，正是郊遊好時光。有請店主東。

店家：（內）有，有。

（店家上）

店家：（唸對）店名叫四海，財從四海來。（進門，施禮）田相公，要茶？要水？

田斌武：不是的。有事請教。

店家：不敢。

田斌武：不知福州城郊有何名勝足可一遊？

店家：您說這個？回田相公，我們福州名勝古蹟可多的很，不過您明日一早遠行，今天不宜過於勞累，路程太遠的不

合適；這麼著吧，就近就有一處，值得一遊。

田斌武：哪一處？

店家：離城南九里，有座釣台山，景致不錯。

田斌武：敢莫就是漢代東越王餘善釣得白龍之處？

店家：田相公好學問。相傳年越王餘善在那裡釣得一條白龍，此乃祥瑞之物，就在原地築起一座壇，名釣龍台，山就

叫釣台山，離建江邊祇得百餘步，有市面，有買賣，熱鬧著呢。

田斌武：值得一遊？

店家：值得一遊。來回不到二十里，您此刻出門，回來約摸上燈時分，正好夜飯上桌。

田斌武：如此甚好，我這就趁早走上一趟。
店家：您難得空閒，好好遊玩遊玩。小的告退了。
田斌武：多謝了。

（店家下）

田斌武：就此城南走走。

（唱西皮原板）謝過了店主東費心指點。（出門介）

（接唱）出店門好一片好晴天。（走園場）

（接唱）順大街往南行沿途瀏覽，

學古人偷浮生半日清閒。

（田斌武唱完最後一句，戛然而止，停住腳步，凝視下場門；大田義自下場門上，注視田斌武，一步一步走近，至田斌武面前停住）

田斌武：果然是你。

大田義：小的老遠看過來，越看越像是相公；近前一看，果然是相公。

田斌武：你辦好事情回來了？好快呀！

大田義：快？我這正要去呢。相公，您打那兒（指上場門）來，要往哪兒去呀？

田斌武：（指下場門）我往那廂而去。

大田義：相公，您走錯方向了吧？

田斌武：不錯的，正是往城南的方向。

大田義：不對，去綢布莊該往那邊。（指上場門）

田斌武：（一楞）我去綢布莊做什麼？

大田義：相公，您跟夫人說要去店中察看察看的呀！那頭（指上場門）去綢布莊；那頭（指下場門）去駐春院。（笑）

對了，原來相公想瞞著夫人提早去駐春院，好好玩上一整天。

田斌武：（不滿）你胡說些什麼？

大田義：（擠眼睛）相公，田義是餓貓叨著一條魚，嘴緊得很，夫人面前絕不會漏一絲口風，這點您放心；祇是，您今天若不回家吃中飯，可怎麼樣也說不過去。

田斌武：（惱怒）田義，你正事不辦，在此滿口胡言，戲耍於我，你試以放肆了。

大田義：（著急）相公，田義怎敢戲耍於您啦，我說的都是為您好哇！

田斌武：為我好什麼？好在哪裡？

大田義：也爲夫人好呀！

田斌武：夫人？哪個夫人？

大田義：相公，您怎麼這樣講呢？就是您早早晚晚、口口聲聲稱作「娘子」的夫人啦！

田斌武：我尋「娘」尚未尋著，倒來了個什麼「娘子」。

大田義：（大驚）相公，您就爲了去駐春院開心找樂子，連夫人也不認了。

田斌武：田義，你再這樣胡纏，我就要當街責罰你了。

大田義：您要打要罵都好，就是不能不回家吃中飯。

田斌武：（步步逼問）我哪來的什麼「夫人」？哪來的什麼「家」？哪來的什麼「中飯」？你，今日與我講個明白。

大田義：相公，相公，您別動。

（田斌武站住，大田義伸手一摸田斌武前額）

大田義：您，沒有發燒呀！

田斌武：（怒斥）你敢咒我？

大田義：相公，您沒有發燒，可是您怎麼會這樣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

田斌武：我恍惚？我迷糊？好，我來問你，我的畫呢？

大田義：（一楞）您的什麼畫？

田斌武：我要你送往馮員外府中的那幅畫呀！

大田義：相公，您吩咐我去三友堂取摺扇，哪來的畫？

田斌武：你待怎講？

大田義：（著急）相公，小的確實不知道什麼畫，也不知道您現在講的是什麼話。

田斌武：（氣極）好奴才！

（唱西皮快板）田義言行真膽大，

花言巧語戲弄咱，

長街之上我施家法。

（田斌武抬手作打人狀；大田義抱頭跑圓場，田斌武追趕）

大田義：我家相公患瘋癲了！我家相公患瘋癲了！（下）

田斌武：（站住）且住，看這個奴才，口中言詞閃爍，手中不見畫軸，莫非他將畫兒失落了？若是果真失落也還罷了，

怕的是畫兒已然送到，收了銀錢他私自吞沒了。也罷，待我親自前往一探究竟。

（唱西皮散板）且往馮府問根芽。（下）

第四場

(林桂月上)

林桂月：(唱南梆子)我夫君，為營生，蘇杭前往。

我這裡，備下了，佳餚瓊漿。

饒行酒，纏綿意，慇懃奉上。

祝福他，這一路，平順安康。

(坐)

奴家，林桂月。夫君田天賜。經營綢緞生意，我夫明日遠行蘇杭綢市，是我親自下廚，備得家宴，與他饒行。他往店中有事，諒必少時就會回來，且在廳中等候便了。

(林秀雲下場門上)

林秀雲：(唸對)忙將廚下事，告訴姐姐知。(進廳)姐姐！

林桂月：秀雲，你還在廚房忙些什麼？

林秀雲：我沒有忙什麼，是玉鈞兒在忙。

林桂月：她又忙些什麼？

林秀雲：她在忙一道菜。

林桂月：菜已齊備了呀。

林秀雲：姐姐，你與姐夫饒行親自下廚做的幾樣菜是齊備了，可玉鈞兒也有心要給一個人饒行啦。

林桂月：(點頭)為的是田義。

林秀雲：對了，她給田義做了一道醋溜鯉魚。

林桂月：想必是田義喜好的。

林秀雲：玉鈞兒是擔心田義出門在外不老實，拈花惹草變了心，特地做了這道醋溜鯉魚給他饒行的。

林桂月：這是何意呢？

林秀雲：田義在外若是起了邪念，他就該想起臨行吃的這道菜，想起做這道菜的人心裡可是酸溜溜的。

林桂月：玉鈞兒倒是個有心人。

林秀雲：她呀，用心良苦。

(大田義神色慌張上)

大田義：(唸對)忙將相公事，報與夫人知。(進廳，施禮)參見夫人、雲姨。

林秀雲：田義，你怎麼這樣慌慌張張的跑回來？

大田義：稟告夫人、雲姨，相公他大大的不妙呀！

林桂月：（急起）他怎麼樣了？

林秀雲：（緊張）相公他出了什麼事嗎？

大田義：相公，相公他得了瘋癲症了。

林桂月：（變色）你待怎講？

林秀雲：你說什麼，相公得了瘋癲症？

大田義：相公就在大街之上，瘋言瘋語，橫衝直撞，直嚇人呢！

林桂月：（跌坐椅上）天啦！這是從何說起。

林秀雲：姐姐，你別著急，先聽聽田義怎麼說。

大田義：夫人、雲姨，小的奉命往三友堂取摺扇，出了門，走著走著就遇上相公了。小的納悶，相公不是要去綢布莊嗎，該往北，他怎麼向南呢？

林桂月：莫非另有他事？

大田義：夫人，您不知道，往南是去駐春院哩。

林秀雲：駐春院，約好晚上在那兒聚會的，這麼早去幹什麼呢？

大田義：這個，小的也是這樣想，可是不敢問啦。

林秀雲：我明白了，相公瞞著我姐姐提早往駐春院，被你撞破了，他就裝瘋賣傻起來。

林桂月：（著急）田義，是也不是？

大田義：不像，是小的提醒相公，不論去哪，總得回家陪夫人一同吃中飯，不料相公就說起瘋話來了。

林桂月：他講些什麼？

大田義：（學田斌武道白）我哪來的什麼「夫人」？哪來的什麼「家」？哪來的什麼「中飯」？你，今日與我講個明白。

林秀雲：（吃驚）他真是這樣講的？

林桂月：（驚懼）他不肯認我，也不認這個家了？

大田義：他還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什麼馮員外，什麼他交給了我一幅畫，聽得我一楞一楞的，不但如此，他還……

林秀雲：他還怎麼樣？

大田義：（委屈）他還……（大聲）罵我奴才，追著打我。

玉知兒：（內）（高聲）哪個打你？

（玉知兒手持一把菜刀自下場門急上，進廳）

玉鈞兒：田義，哪個敢打你，快告訴我，我玉鈞兒跟他算帳。

大田義：（皺眉）玉鈞兒，家裡出了事，你就別攪和了。

玉鈞兒：（一怔）家裡出了什麼事？

林秀雲：玉鈞兒，相公得了瘋癲症了？

玉鈞兒：什麼？相公病了？他在哪兒呢？

大田義：現在也不知道相公哪兒去了。

林桂月：（六神無主）這使如何是好？

林秀雲：姐姐，我說，先把姐夫找回來要緊。

林桂月：是呀，是呀，找他要緊。

林秀雲：這麼著：田義，你去駐春院；玉鈞兒你往綱布莊，兩人分頭找，找到了無論如何也得把相公請回來。

林桂月：一定要他回來的，一定要他回來的。

玉鈞兒：就這麼辦，田義，你去駐春院，我去綱布莊，咱們分道揚鑣。

大田義：對了，正是這個話，咱們從此就「分道揚鑣」。

林秀雲：田義，別逗了，快去呀你們兩個。

林桂月：快去，快去。

（玉鈞兒、大田義出廳，分由上、下場門下）

林秀雲：姐姐，吉人自有天相，他們兩個很快就會找回姐夫來的，你要放寬心纔好。

（林桂月起立，悲從中來）

林桂月：秀雲，我的命好苦哇！……

林秀雲：姐姐，先回房去歇會兒吧。

林桂月：（嗚咽不止）秀雲，嗚呀！……（哭介）

（林秀雲攙扶林桂月自上場門下）

第五場

（田斌武、小田義分由上、下場門上，低頭疾行，至台口相遇，均一愕）

小田義：相公！

田斌武：你好快的腳程，你是去過馮員外府中回來了？

小田義：回來了，小的辦事不用催，辦起事來快如飛。相公，您這會兒打算往哪兒散心尋樂子去呀？
田斌武：我還散的什麼心、尋的什麼樂？這大好時光、大好興致，被你這個狗頭胡纏亂攪斷送了。

（玉如兒自下場門暗上，手持菜刀，乍見小田義和田斌武，愣住）

小田義：這麼說，是小的拙見打動了您的心、亂了您的套了？相公，您這邊來，我有好消息稟報。

（小田義將田斌武拉向一邊；玉如兒見狀起疑，忙閃躲偷窺）

田斌武：（不耐）你又來了。

小田義：（作神秘狀）相公，小的可真是料事如神，人家馮小姐打昨兒個晚上便茶不思、飯不想的盼著你今天光臨哩，

結果叫人家落個空，虧您還是個風流才子，多殺風景呀！

田斌武：這又如何？

小田義：您現在去一趟還來得及。

田斌武：不長進的東西。我且問你，那幅畫兒呢？

小田義：送到了。

田斌武：的確送到了。

小田義：是我面呈馮員外的。

田斌武：好，銀兩呢？

小田義：銀子在這兒，五十兩。

（小田義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正托在掌中掂著，玉如兒氣急，箭步上前，一手揚著菜刀，一手搶過銀子）

玉如兒：好哇，這回給我逮個正著。

（田斌武大驚；小田義張惶失措，不斷打躬）

小田義：女大王饒命，女大王饒命。

玉如兒：（嘖嘖一笑）好了，別裝模作樣的了。（向田斌武施禮）參見相公。

田斌武：（鎮定）不敢。這位姑娘，朗朗乾坤，手持刀械，奪人錢財，你難道不知王法麼？

玉如兒：（打背供）看來老爺真的是瘋了。

小田義：（仗勢膽壯起來）呸！這個婆娘，你好大的膽子，當街搶劫，該當何罪，趕快還我的銀子還則罷了，如若不

然，將你送官究辦。

玉如兒：行了，相公患了瘋癲症，你也跟著瞎起鬧。你明天出遠門，託你外地給我捎兩塊布料回來，你推三阻四的說沒

錢，（張手亮出銀子）這錢是哪來的？我問你。（收銀入懷）

小田義：（滿頭霧水）你胡說什麼？你到底是誰？

玉知兒：別磨牙了，快點跟我一塊兒送相公回府吧，夫人等著相公回家吃中飯呢。

田斌武：慢來，慢來。這位姑娘，你說我患了瘋癲症？

玉知兒：（尷尬）相公，我……我隨口說着玩的。

小田義：你怎麼可以隨口咒我家相公？

田斌武：（對小田義）你這個奴才，也說我患了瘋癲症？

小田義：（一怔）沒有，相公，我沒有說。

田斌武：（對玉知兒）你要我回家陪夫人吃中飯？

玉知兒：是呀，是呀，相公這就回府吧！

田斌武：（對小田義）你也說我該回家陪夫人吃中飯。

小田義：（著急）相公，小的多早晚跟您說過這個話了？

田斌武：你二人言語分毫不差，豈能如此巧合？哦，是了，你們原是相識的。

小田義：我怎麼會認識這樣一個婆娘。

玉知兒：你不認識我？

小田義：誰認識你誰倒大楣。

玉知兒：你好狠的心啦，我說田義哥！

小田義：（詫異）哦！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玉知兒：我還知道你的外號叫「跟屁蟲」哩！

小田義：怪哉！怪哉！

田斌武：（氣惱）噢！我明白了。

小田義：相公明白何來？

田斌武：你這狗頭，來在福州，不過十日，卻交得這樣（指著玉知兒）一個「紅粉知己」，二人串通起來，一個假扮強

人，一個巧裝無辜，無非是想吞沒那五十兩紋銀；而後嚙，你二人言詞一般，俱都推說是我患了瘋癲，神智不

清，說話顛三倒四，不能作準，好用來作為你們抵賴的藉口。田義呀！小畜生！你叫我好惱！

（小田義急忙跪下，不停磕頭）

小田義：相公，相公，黑天的冤枉呀！

玉知兒：你還喊冤？不是你回去報信，我們怎會得知相公瘋了？起來吧，有冤枉回家向夫人申訴去。

（玉知兒一手揚起菜刀，一手提著小田義的耳朵，將小田義拖起走圓場）

玉知兒：（邊走邊回頭招呼）相公，回家，回家。

小田義：（驚懼）相公救命啦！相公救命啦！
田斌武：（連之）姑娘不可，這位姑娘不可。

（玉知兒、小田義走上場門台口）
玉知兒：好了，到了，進去見夫人吧！

（玉知兒拉小田義進門介，小田義被門檻絆個踉蹌，掙脫玉知兒；田斌武隨進，四顧茫然）
田斌武：這是何處？

小田義：（四下張望）是呀，這是什麼地方？你帶我們來這兒幹什麼？
玉知兒：相公，這是您的家呀，您不認識？

田斌武：哦，這是我的家，我有這樣一座富麗宏偉的宅院？
玉知兒：是呀，這就是田府呀！

小田義：巧咧相公，這家也姓田。
玉知兒：這家不姓田，你怎麼叫田義的？

田斌武：這位姑娘，你是這家的什麼人呢？
玉知兒：我是服侍您跟夫人的丫鬟呀！

田斌武：你叫什麼名字？
玉知兒：相公，你真的連婢子也不認識了？我是玉知兒。

田斌武：你叫玉知兒？（打量玉知兒）妙得很。
小田義：（打量玉知兒）好一顆小巧玲瓏的玉知兒，我還以為杵在我面前的是座大磨盤哩。

玉知兒：（羞嘆）你有完沒完？私底下說說也就算了，當著相公面也這樣取笑人家。
田斌武：田義，你和這位玉知兒千方百計將我引來這裡，究竟是何用意？

小田義：相公，您怎麼還不相信我？
田斌武：叫我如何相信你？此非久留之地，五十兩銀子我也不要了，我要走了。（作勢欲走）
小田義：相公，等等我。

（玉知兒搶先關上門，上門）

玉知兒：相公，好不容易把您給請回來了，您不能走。
田斌武：你請我來此地作甚呢？

玉知兒：夫人等您吃中飯，相公您忘了？
田斌武：不是我忘記，祇是我並非你家相公，故而這餐中飯啞，我是無福享受的。

玉知兒：好，您不是我家相公，我就稱您一聲「田先生」。我說田先生，咱們打個商量，您有什麼問題跟我家夫人當面說個清楚，好讓咱們做下人的有個交代，也免得這樣姜太太公配樊梨花，七扯八拉的糾纏不清，倒不如痛痛快快，來個一了百了，田先生您看好是好不好？

田斌武：也好，我就見見你家夫人，與她說個明白。如此玉知兒。

玉知兒：在。

田斌武：帶路。

玉知兒：田先生請。

（玉知兒領田斌武、小田義圍場進廳）

玉知兒：夫人、雲姨，相公回來了。

林桂月：（內）官人！

（田斌武、小田義圍聲緊張，看向上場門。林桂月、林秀雲同上，行至馬門停住，作法疑狀）

林桂月：（注視田斌武）官人！

田斌武：（支吾）你……你……

（林桂月、林秀雲走近）

林桂月：官人，你回來了？

田斌武：（支吾）我……我……

林桂月：回來就好。官人請坐。

玉知兒：相公，請坐，請坐，您請坐呀。

田斌武：坐，坐，我坐下就是。（坐）

林桂月：（坐）田義、玉知兒，你們怎樣遇上相公的呀？

林秀雲：你們兩個又怎麼會碰在一塊的呢？

玉知兒：回稟夫人、雲姨，這件事說來話長，時候不早了，相公想必也餓了，待婢子和田義去廚房拾掇拾掇，好開飯了。

林桂月：酒菜早已備齊，你們快去擺下吧。

玉知兒：是。（朝小田義擠眼）過來。

（小田義不理）

玉知兒：過來。

小田義：（走近）幹什麼？

玉如兒：跟我去廚房，我有個好樣的東西給你瞧瞧。

小田義：免了吧！（回原位）

玉如兒：（故意大聲）田義哥，夫人吩咐你下廚房幫忙張羅中飯呢！

林桂月：田義，去呀！

田斌武：去吧！

小田義：相公，攔您在這兒我不放心，我得在這兒侍候著。

田斌武：不妨事。

林秀雲：田義，相公有夫人和我照應，你忙去吧！

田斌武：去呀！

小田義：是。（走近玉如兒）你這個大磨盤，把我害苦了。

玉如兒：走。

（玉如兒推著小田義出廳，小田義向上場門走，被玉如兒喊住）

玉如兒：你往哪？又想開溜？我給你準備好一道私房菜，讓你去廚房先吃了，你倒拿腔做勢起來，泥菩薩拍胸口，你這
個沒心沒肺的東西。

（玉如兒提著小田義耳朵，自下場門下）

林桂月：官人店中往返奔忙，想必已然飢餓，且請暫歇片刻，少時便可用餐。

田斌武：（猛然起立）且慢。

林桂月：（一愕）官人有何話講？

田斌武：事關小生的清白，你們的名節，自然有話要講。

林桂月：（緊張，起立）官人何出此言？

田斌武：請問貴府敢是姓田？

（林桂月、林秀雲面面相覷）

林桂月：官人，你……你怎麼樣了？

林秀雲：姐姐，別急。（對田斌武）不錯，我們是姓田。

田斌武：巧得很，小生也姓田。

林秀雲：哦，你還知道你姓田？

田斌武：我又不是個瘋子，豈會自己的姓都不曉得的。

林秀雲：你不是個瘋子？我還以為你瘋得連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呢！

田斌武：這位小姐，請教芳名？

林桂月：（著急）官人，怎麼你連她也不認識了？她是我的妹妹林秀雲呀！

田斌武：原來是秀雲小姐，失敬了。

林秀雲：對我失敬不敬倒不打緊，要緊的是你對我姐姐不可太失分寸。

田斌武：是，是，是，（對林桂月）叨在同宗，小弟弟當尊稱一聲，「嫂夫人」。（一揖）

林桂月：（情急）官人！

田斌武：噯！並非姓田的男子個個俱是你的「官人」啦！

林桂月：（叫頭）官人啦！你你……是怎樣的了！（叫起）

（唱西皮倒板）官人說話，不中聽，

（轉西皮快板）聞此言，教妾身，羞愧莫名，

夫妻們，三年來，互愛互敬，

今朝你，不認我，所為何情？

田斌武：（接唱）聞此言，好叫我，心頭納悶，

無來由，我成了，你的官人。

玉釧兒，費心機，將我來引，

引進府，不放行，所為何情？

林秀雲：（接唱）

聞此言，不由人，胸懷忿忿，

我姐姐，她待你，義重情深。

駐春院，不過是，青樓紅粉，

戀野花，遠家花，你變了良心？

林桂月：（接唱）

官人你，莫不是，勞累過甚？

纔教你，心恍惚，意亂神昏。

田斌武：（接唱）

是爾等，不應該，把我錯認！

倒怪我，心恍惚，神志不清。

林秀雲：（接唱）

你絕情義，裝瘋癲，何須多論。

祇為那，駐春院，狐狸妖精。

林桂月：（接唱）

勸官人，多保重，調養要緊，

明日行，莫心急，且慢登程。

田斌武：（接唱）我明日，離福州，心意已定，
祇指望，少波折，順利成行。

林秀雲：（接唱）今夜晚你就該早早安寢，
莫去那駐春院耗傷精神。

田斌武：（接唱）似那等煙花叢荒淫之甚，
我豈能，入魔窟，玷辱斯文。

林桂月：（展笑容）好哇！

（唱西皮散板）喜官人，霎時間，幡然清醒，

望蒼天，並祖先，祐我家門。

林秀雲：好了，好了，扯了這麼半天，這檔子事就別再提了，想來姐夫也餓了，咱們吃飯去吧！

林桂月：官人，來呀！

（林桂月朝下場門先行，邊走邊回頭向田斌武招手；林秀雲殿後，邊走邊雙手趕著田斌武；田斌武夾在中間，
瞻前顧後，手足無措）

林桂月：來呀！

林秀雲：走吧！

林桂月：來呀！

林秀雲：走吧！

田斌武：（高聲）田義，田義，你在那裡？

小田義：（內）我在吃醋溜鯉魚。

田斌武：（懊惱）唉！

林秀雲：快點走吧，我的姐夫！

（林桂月等同下）

第六場

（田天賜上，走圓場）（手拿摺扇）

田天賜：（唱西皮搖板）店中諸事安排就。

明日放心作遠遊。
賢妻備下饑行酒，
急急返家莫停留。

(大田義於田天賜走圍場時快步自下場門上，遠遠見田天賜，大舒一口氣，一旁靜候。田天賜唱畢看見大田義，停住。大田義急急前施禮)

大田義：相公，總算是找到您了。

田天賜：田義，找我何事呀？

(大田義伸長脖子向上場門張望)

田天賜：你還找什麼？

大田義：相公，怎麼沒有看見玉如兒？她沒去店裡找您嗎？

田天賜：玉如兒？未曾去過店中呀！

大田義：這個大磨盤，瞎滾亂轉不知道轉去哪個方向了，辦不了一點正經事，真叫人生氣。

田天賜：你二人這樣急於找我，必有緣故，快講。

大田義：相公，夫人在家發瘋了。

田天賜：(大驚)你待怎講？

大田義：夫人聽說相公患了瘋癲症，她也急得快發瘋了。

田天賜：(一怔)我患了瘋癲症？

大田義：是呀，夫人一聽，趕緊打發小的和玉如兒分頭尋找相公，玉如兒往店裏找，小的往駐春院找，白跑了一趟，不

想在這兒碰上相公了。相公，您這會兒覺得好些了吧？

個小人，真是無法無天，無恥之尤。

大田義：(慄慄)相公，這等大事小的若是知情不報，那才是無藥可救了。

田天賜：怎麼，是你說我患了瘋癲症的？

大田義：(陪笑)嘿嘿嘿！相公，(打量田天賜)不過，這會兒您好了，看起來您全好了。

田天賜：休要在此花言巧語，哄騙於我，趕緊回家，免得夫人牽掛。這樁事兒，待我問得明白，再來教訓你這個奴才。

大田義：祇要相公您康泰無恙，不論您怎樣責罰，小的也是高興的。

田天賜：走哇！

(田天賜、大田義走圍場)

田天賜：（唱西皮散板）平地興起無風浪，

賢妻受驚掛心腸。

（田天賜、大田義走上台口，站住。田天賜抬頭看看，伸手推門，推不開）

田天賜：青天白日，為何將門緊閉？

大田義：待小的叫門。（敲門）開門，開門啦！（少頓，再敲）開門，開門啦！

田天賜：無人應門？

大田義：沒有。（再敲門）喂，裡邊快開門啦！

（玉知兒上）

玉知兒：（唸對）田義中飯吃得香，飲酒吃魚還喝湯。今天我那田義哥也不知道怎麼了，相公不對勁，他也跟著發瘋，

處處跟我過不去；不過，男人好對付，給他吃香喝辣他就服服貼貼的，瞧我田義哥，正埋頭苦吃，連說話的工

夫都沒有了。

大田義：（用力敲門）喂，快開門啦！

玉知兒：誰敢在我家大門外邊吵鬧鬧的？（對門外）你是誰呀？

大田義：相公回來了。

玉知兒：（打背供）今天說邪還真邪，門裡的真相公不認自己是相公，門外倒來了個自認是相公的假相公。（對門外）

喂，你聽著，我家相公正在後廳跟夫人飲酒作樂，你打著我家相公的名號，想騙我開門，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呀？

（大田義、田天賜聞言相顧失色）

大田義：相公，您都聽見了？

田天賜：（點頭）玉知兒何出此言？

玉知兒：喂，你們還在那兒嘀咕什麼？再不滾開，等我真的開了門，我玉知兒就沒有你們好受的。

大田義：玉知兒，我是田義呀！

玉知兒：你們是一套不靈又一套。田義？我就正在廚房跟田義喝酒談心呢，你又跟我姑奶奶蹦出個田義來了。

田天賜：玉知兒，我是相公，我的說話你是聽得出來的。

玉知兒：唱小生的嗓音都差不多，少來矇我。

田天賜：（氣惱）真正豈有此理。

大田義：玉知兒，你倒是開門不開門？

玉知兒：想我開門？門兒都沒有。

大田義：你真的不開？我可要撞開了。

玉如兒：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敢撞門？你難道不怕王法麼？

田天賜：田義，且慢。（對門內）玉如兒，我來問你，你家夫人現在何處？她在做些什麼？

玉如兒：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夫人在後廳正陪相公飲酒作樂呢。

田天賜：那雲姨呢？

玉如兒：（打背供）喲，他還知道咱們家有位雲姨，事先打聽得可真清楚。（對門外）雲姨也在一旁作陪呀。

田天賜：我再問你，與她們二人飲酒作樂的男子，他果真是你家相公？

玉如兒：你這個人問得好不應該，他不是我家相公，難不成是個野男人？

田天賜：（變色）好惱！

大田義：相公，讓我撞開門，打進去。（挽袖子）

田天賜：（忙搖手）休得鹵莽。

大田義：相公，說什麼蟹黃蛋黃羹，如今給您吃的是閉門羹，這道菜您吃得下嗎？

田天賜：想你家夫人不是這等樣人，內中定有蹊蹺；何況此事不可外揚，鬧將起來，光天化日之下，街坊鄰居看了成何

體統。

大田義：這該如何是好呢？

田天賜：也罷，且往駐春院走走。

大田義：去駐春院？這會兒？

田天賜：我也來他個飲酒作樂，排遣排遣我的悶氣。

大田義：那我呢？跟不跟？

田天賜：跟了來吧！（甩袖，決然自上場門下）

大田義：想不到我這個跟屁蟲今天跟進溫柔鄉了。（對門內）我說門裡頭那個大磨盤給我聽著，我們走了，在廚房陪你

喝酒談心的那個替死鬼，代我說一聲謝謝他了。

玉如兒：（楞住）怎麼外面那個傢伙也叫我「大磨盤」？（悲從中來）這都是田義哥，沒安好心眼，四處宣揚，人家掏

心掏肺的待他，他反倒恩將仇報，讓眾人當笑話看。唉！沒法子，遇人不淑，真是自古紅顏多薄命啊！

（玉如兒顧影自憐，低頭用手帕拭淚。田斌武、小田義躡手躡腳上，見玉如兒，停住。小田義示意田斌武開

門；田斌武輕步繞過玉如兒；玉如兒察覺，抬頭，田斌武一驚）

田斌武：（陪笑）玉如兒，你，你的醋溜鯉魚，好，好得很啦！

玉如兒：謝謝相公誇獎。相公，您用過了？

田斌武：用過了，酒醉、菜飽。玉知兒，你在此作甚呀？

玉知兒：相公有所不知，剛才外面有兩個混混想冒充相公進來爲非作歹，被婢子給攆跑了。

田斌武：豈有此理，田府上的相公豈是隨便什麼人可以冒充得來的麼？待我開門看過。

玉知兒：（緊張）相公，他們走遠了，看不見了。

（田斌武不理，逕自走向大門；玉知兒正欲上前阻止，被小田義從身後攔腰抱住）

玉知兒：（奮力掙扎）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田斌武拔下門門，開門，跨出門）

玉知兒：（高聲）夫人、雲姨，相公逃跑了。

小田義：夫人、雲姨喝醉了，你不用喊了。

（小田義鬆開玉知兒，奪門而出，回身關上門，雙手抓緊兩個門環，使勁往外拉；玉知兒奔上前，兩手抓緊門框，使勁往內拽，二人相持不下）

小田義：（回頭）相公，快走哇！

田斌武：你呢？

玉知兒：田義哥，你也瘋了？夫人會打斷你的腿的。

小田義：相公，您快走，小的隨後就會跟上去。

田斌武：跟屁蟲，你是要跟定的呀！（急下）

小田義：（頻頻回頭）相公，快，走快點。

玉知兒：（高聲）田義哥！田義哥！你別走。

小田義：（突然鬆手）去你的！（急下）

（小田義冷不防一鬆手，門大開，玉知兒站不住，往後踉踉兩步，跌成四腳朝天，但掙扎著爬起來，怒容滿面，衝至門口，向外瞪視，人已去遠不見。）

玉知兒：跟屁蟲田義，臭田義，你好狠的心，幸好我是個大磨盤，若真是顆玉知兒，不就被你給摔碎了嗎？（用力關門，走往下場門）（高聲）夫人、雲姨，大事不好了，相公又去駐春院了。（下）

第七場

（田立安上）

田立安：（唱西皮搖板）二月田頭風光好，

千頃新禾似綠濤。

春耕辛苦秋收豐飽，

少年勤奮老來逍遙。

（白）老夫，田立安，久居郊外田莊，甚少城中走動，祇因二房侄兒天賜，明日前往蘇杭，路途遙遠，往返頗需時日，也不知他的家事、店務安排停當否，心中十分掛念，不免前去探望一番。
（唱西皮散板）步履輕健不覺老，
賢任家中走一遭。（下）

第八場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

小田義：相公，相公，不用跑了。

（田斌武、小田義停步）

田斌武：（大口喘氣）玉鉤兒追不上了？

小田義：相公從未有過像今天跑得這麼來勁的，玉鉤兒那點能耐趕得上您啦。

田斌武：趕不上，我就放心了。

小田義：相公，折騰這麼老半天，夠您受的了。

田斌武：有如噩夢一場，心有餘悸。

小田義：可話又說回來，今天的午宴，您還滿意吧？

田斌武：（搖頭晃腦）嗯！秀色可餐，秀色可餐。

小田義：你是說那位田夫人？

田斌武：田夫人端莊嫻靜，知書達禮，大家風範。

小田義：雲姨呢？

田斌武：那秀雲小姐麼？嬌嬌嫵嫵，聰慧伶俐，可人也！

小田義：餐桌上您跟雲姨有說有聊的，你們都聊些什麼？

田斌武：琴棋書畫，無所不談。

小田義：相公倒真是交上了一位「紅粉知己」了。

田斌武：祇是她們強將你我認做親人，這般行徑，令人費解。

小田義：相公，咱們不會是遇上了千年妖精吧？說不定那座宏偉華麗的宅院祇是一片廢土堆；這會兒細想想，還真叫人心裡有點發毛呢！

田斌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避之為宜。田義！

小田義：相公！

田斌武：速速回轉四海居，收拾行囊，趕往江邊，如有便船，即刻遠離這不祥之地。

小田義：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田斌武：我是不要再做這樣的夢了。

（田斌武、小田義將舉步，小廝手持摺扇自下場門上，與之相遇）

小廝：這位不是田老爺嗎？

田斌武：不錯，我姓田。

小廝：（施禮）參見田老爺。

田斌武：你是何人？

小廝：小的是三友堂的小夥計，小的東家得知田老爺明天一早出遠門，特地差小的將這把趕工裱裝好的摺扇送去貴

府，也好方便田老爺路上使用，不想在這兒遇上田老爺了，這就請田老爺收下。（雙手奉上摺扇）

（田斌武、小田義同感詫異）

田斌武：這個……

小田義：相公，收下吧！

（田斌武接過摺扇）

小廝：多謝田老爺。小的代啟東家稟告田老爺：工錢不急，慢慢算。小的這就告退回店裡去了。（低頭垂手，靜候下文。）

小田義：你回去吧！

小廝：（施禮）田老爺還有別的吩咐沒有？

小田義：沒事，你可以回去了。

小廝：（施禮）小的祝田老爺一路順風，萬事大吉。不知道田老爺還有沒有別的吩咐，小的在這兒恭候著呢！

小田義：（不耐）不是告訴你了，沒事。

田斌武：代我多謝貴東家，你快快回去吧！

小廝：是。（打背供）一尺木頭劈四開，真不夠大方，連個賞錢都不給，有錢人就是這樣才會有錢的。

(自下場門下)

田斌武：田義，我又在作夢了？

小田義：相公，瞧瞧，您這場夢裡頭又有什麼好樣的。

田斌武：（打開摺扇觀賞）象牙爲骨，綵綾爲面，這柄摺扇名貴得很。

小田義：名貴得很。

田斌武：雅致得很。

小田義：不在話下。

田斌武：（細看扇面，突然緊張）哎呀田義呀！

小田義：（一怔）相公，怎麼了？

田斌武：你來看。

(小田義挨近看摺扇)

田斌武：（指扇面）看這落款——林秀雲。

小田義：（驚喜）咦，這不是那位雲姨的芳名嗎？這幅畫是她畫的？

田斌武：（驚喜）定然是她，非她不可。

小田義：怎見得？同名同姓也是有的。

田斌武：不是她，還有哪個畫得出這樣一幅超凡脫俗的牡丹圖來？「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牡丹，乃花

中之王；畫這牡丹的人兒麼——

小田義：也是花中之王。

田斌武：照哇！（將扇交小田義）先將扇子收起，再作道理。

小田義：（接扇，插在袋內）可惜祇是夢一場，真糟哇！

(田立安上)

田立安：（遙指田斌武）賢侄慢走。

小田義：相公，那邊有人叫您賢侄哩。

(田立安走近)

田斌武：（收起摺扇，向田立安施禮）這位老丈喚我？

田立安：（一愕）且慢，賢侄，你對我是怎樣的稱呼？

田斌武：老丈啊！

田立安：（不悅）大膽，你怎麼稱起我「老丈」來了？

田斌武：（滿頭霧水）我，稱呼錯了麼？

小田義：這位老先生，你怎麼開口就罵人啦？我家相公不該稱你一聲「老丈」，你卻可以一廂情願的把他做了你的「賢任」，相公，您認識這位老先生？

田斌武：不相識。

田立安：（大驚）怎麼，賢任，你不認識我？

田斌武：今晚生眼拙，以前未曾見過。

田立安：田義，你也不認識老夫？

（田斌武、小田義同表錯愕）

小田義：相公，又有人知道我叫田義，想我田義竟然成了名滿福州的風雲人物了。

田斌武：這位老丈，你我素不相識，想必是你錯認了。

田立安：（打量田斌武、小田義）你們主僕二人，今日是怎麼樣了？

小田義：我們沒怎麼樣呀！

田立安：你們二人對待老夫如此傲慢，全不顧尊卑長幼之禮，是何用意？

小田義：老先生，你別在這裡倚老賣老的教訓人，我家相公尊稱你一聲「老丈」，還不夠禮貌的？

田立安：（生氣）放肆！我與你家相公說話，你這個狗奴才怎麼在一旁絮絮叨叨講個不停，還不與我滾了下去。

小田義：你怎麼又罵人啦？

（小田義欲衝向田立安，田斌武急阻止）

田斌武：不可。（向田立安施禮）不价不會講話，還望老丈海涵。

田立安：（生氣）你還是口口聲聲的「老丈」；我是哪個，你不相識？你，莫非患了瘋癲症了麼？

田斌武：（變色）田義，怎麼又有人說我患了瘋癲症？

小田義：您啦，又掉進一個噩夢了。

田斌武：田義，糾纏下去，不勝其擾，快走，快走，快快遠離這個不祥之地。正是：噩夢連三場。

小田義：拔腿走為上。

（田斌武、小田義急下）

田立安：看這兩個奴才，舉止失常，言語乖謬，教人好生納悶，莫要橫生事端才好，待老夫追了上去。（急下）

第九場

(小廝自上場門上)

小廝：(唸詩)今天真晦氣，遇上鐵公雞，賞錢沒撈著，白作許多揖。打恭作揖，為的是幾個賞錢；一口一聲老爺，也是為的幾個賞錢，沒想到遇上隻鐵公雞，一毛不拔，落了場空歡喜。一錢如命，為富不仁，斤斤計較，重富欺貧，這等人，叫人瞧不起，我這堂堂七尺之軀，怎能與你一般見識？不給？不給算了，老子不在乎那幾文臭錢；你再給，老子還不要了呢！走，回店裡去。(走向下場門，走幾步停住)慢著，這麼快回店去幹麼？扇子中途送出去了，省了一半路程，回店還早，何不拐去對街那個市集逛逛，散散心，就是這個主意。(回頭往市場門走)逛市集，若是有那幾文賞錢，不就更有意思了！(抬頭，愣住，往前注視)怎麼是他們？他們怎麼往這兒來？莫非是良心發現，追著來要補給我賞錢？等等。

(田天賜、大田義上)

田天賜：(唸對)家宅門緊閉。

大田義：(接唸)自己進不去。

小廝：(趨前施禮)田老爺！

大田義：喂，你怎麼攔路擋道？想討錢？

小廝：小的，小的不敢開口討，看田老爺的恩典。

大田義：臭要飯的。

田天賜：你怎樣知道我姓田？

小廝：(大驚)您不姓田？是小的認錯人了？您不是田老爺，何以那把摺扇您又照收不誤呢？

田天賜：你說的什麼摺扇？你何時交給我摺扇的？

大田義：呔！叫花子也要有叫花子的格，討錢可以，你怎麼訛詐起人來了？

小廝：(著急)這位老爺，明明小的把那把摺扇送到您手上的，才剛轉身的事，您怎麼就忘了？

田天賜：(沉吟)「田老爺」？「摺扇」？(看手上扇子)(對小廝)我且問你，你是何人？

小廝：小的剛才稟告過了，小的三友堂的小夥計，奉了敝東家之命，送一把摺扇去田府，剛才小的該死，錯認您是

田老爺才把那把摺扇送交給您了。(不斷作揖)這位老爺，求求您賜還小的那把摺扇吧！

田天賜：我正是田老爺，一柄摺扇交與三友堂裱裝也是有的，祇是我並未收到你送來的摺扇呀！

小廝：您是田老爺？小的沒認錯人？您手上正拿著摺扇，田老爺，您就是我的天老爺，天老爺開恩，還小的摺扇吧！

田天賜：(不耐)呃！我幾時收到你的摺扇？你怎麼要起無賴來了？

大田義：相公，想必是摺扇裱裝好了，三友堂老闆命他送去咱們家，他半路給弄丟了，交不了差，就賴上咱們了，您看？

田天賜：定然如此。

小 廝：（下跪磕頭）田老爺！田老爺！可憐可憐小的吧，您不能這樣昧著良心講話呀！

田天賜：想我那柄摺扇，十分名貴，被你失落，痛心已極；而你，非但一無愧歉之意，還來說詐於我，說我有昧良心，來，隨我三友堂理論。

小 廝：（惶急）田老爺，我不要跟你們一塊回去。

田天賜：田義，駐春院不去了，轉往三友堂。

大田義：（仲手欲拉小廝）走吧！

（小廝扭身逃脫，下）

（大田義欲追下，被田天賜喊住）

田天賜：田義，無須追趕，確定摺扇的下落要緊，速往三友堂去看。

（田天賜、大田義急下）

第十場

（田恭上自下場門上）

田恭上：（唸對）獨在異鄉為異客，眼前盡是陌路人。老漢，田恭上。進得店來，皆因一路奔波，甚感疲累，本想和衣假寐，歇息片刻，無奈有事掛懷，久久不能成眠，適纔用餐已畢，且辦正事要緊。有請店家。

店 家：（內）有，有。

（店家自下場門上）

店 家：（進門，施禮）田老先生！有甚麼吩咐？

田恭上：店家，老漢有一事相煩。

店 家：不敢，您儘管吩咐。

田恭上：店中可有筆硯？

店 家：現成的。

田恭上：大紅牋紙？

店 家：買也很方便。

田恭上：如此甚好，待老漢多書告示，還請店家替我通衢要道張貼。

店 家：這好辦，叫一名夥計，替您在大街小巷，人多的地方張貼起來。

田恭上：老漢多把銀錢。

店家：多謝田老先生。敢問田老先生，您四處張貼告示，爲的什麼事？

田恭上：尋親。

店家：哦，尋找親人？

田恭上：正是。

店家：但不知要找的是您什麼人？

田恭上：我的兒子。

店家：哦，您找您的公子。（一頓）那他也姓田？

田恭上：（失笑）那個自然。

店家：令公子離開您老人家有多久了？

田恭上：已有三載，杳無音信。

店家：他外出是求取功名還是經營買賣？

田恭上：尋親。

店家：哦，也是尋找親人？

田恭上：找尋他的母親。

店家：是，是，是。（打背供）有這麼巧的事嗎？待我再仔細問問。（對田恭上）請教田老先生，貴鄉可是溫州？

田恭上：是呀，店家怎麼知曉？

店家：令公子今年二十有三？

田恭上：（一楞）不錯。

店家：他可是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筆好畫？

田恭上：（緊張，注視店家）有的。

店家：這位公子，他長得是玉樹臨風，美如冠玉，神采飄逸，一表人才。

田恭上：（逼近店家）你，你見過他？

店家：他還有名隨從，長相和小的有相同之處，有張腰子臉。

田恭上：（突然抓起店家一手）那是田義。

店家：田老先生，令公子他、他、他的大名就是田、斌、武？

田恭上：（激動）你，你認識他？

店家：他也住在這間店中。

田恭上：人在哪裡？人在哪裡？（左右慌張走動，不知所從）

店家：田老先生，來不及了。

田恭上：（震住）此話怎講？

店家：事情真不湊巧，令公子主僕二人在小店住了十天，就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前，他們走了。

田恭上：（大驚）哦！他們走了？

店家：走了不久。

田恭上：走去哪裡？

店家：去往江邊，如有便船，今天就會離開福州。

田恭上：江邊在哪裡？

店家：江邊在東面。

田恭上：東面在哪裡？

店家：正對店門，就是東面。

田恭上：（急急撩袍、出門）找我兒子去了哇！（自上場門急下）

店家：（追上兩步）田老先生！田老先生！跑得還真快。想田老先生，人生地不熟，如何去找？（一頓）有了，不如

多派兩名夥計，趕去江邊協助尋找，或許還來得及。今天若是找不回田相公，田老先生怕的是會得瘋癲症了。

（下）

第十一場

林桂月：（內）賢妹呀！

（林秀雲攙林桂月上）

林桂月：（唱二黃慢板）無緣由天降下一場橫禍，

好一似江心船驟遇風波，

嚇得我膽顫驚魂少魄，

秀雲妹全仗你應對張羅。

林秀雲：姐姐，你先坐下。

（林秀雲扶林桂月至椅子前）

林桂月：（抽泣）喂呀……

林秀雲：姐姐，事情已經這樣了，急也沒用，你先坐下，我來想法子。

林桂月：（坐）秀雲，我是方寸已亂，你要拿個主意才好！

林秀雲：無論如何，總得再把姐夫和田義找回來。

林桂月：你我女流之輩，要往哪裡去尋，哪裡去找？

林秀雲：這回就算找到他們，恐怕連玉如兒也沒法子再強行將他們押回來了。

林桂月：這便如何是好？

林秀雲：有了，姐姐，立刻打發玉如兒往綢布莊走一趟，店裡年輕小後生有的是，再加幾個幫手，分頭去找，找到了即

使是五花大綁也要把他們綁回來。

林桂月：如此甚好，玉如兒呢？

林秀雲：剛才我還看見她一個人坐在前院的台階上生悶氣，我去瞧瞧。（出廳）

（田立安於林秀雲出廳同時急上）

田立安：（抬頭一看）到了到了。

（田立安進門，恰與林秀雲相遇；林秀雲驚喜，忙上前見禮）

林秀雲：參見大伯父，大伯父請進。

田立安：且慢，天賜、田義可曾回來？

林秀雲：沒有。

田立安：我一路追趕這兩個奴才，追至一處巷口，轉眼不見蹤影，不知逃往哪裡去了。

林秀雲：大伯父遇見他們兩個了？大伯父，他們兩個瘋了，我姐姐急得六神無主，坐立不安。

田立安：我知道了，前廳敘話。

（田立安、林秀雲進廳；林桂月大感意外，忙起立）

林桂月：大伯父來了，請坐。

（田立安坐）

林桂月：（悲從中來）大伯父，喂呀……

田立安：桂月休要驚慌，大家商量定個主意就是。

林秀雲：姐姐，大伯父遇見姐夫和田義了。

林桂月：（緊張）請問大伯父，他們現在哪裡？

田立安：溜走了。我卻要問，天賜近日情況如何？何以變得這般行爲乖張，語無倫次？

林秀雲：回大伯父，我姐夫這幾天忙著料理去蘇杭的事情，一點也看不出有異常之處，祇是今天忽然不對勁起來，不但

行爲乖張，語無倫次，最令我姐姐傷心欲絕的是他竟然不要這個家、不認我姐姐這個妻房了。

林桂月：大伯父，他一定是中了邪了。

田立安：真乃家門不幸。

林桂月：（哽咽）還請大伯父作……作主呀！

田立安：爲今之計，速速將那兩個奴才找了回來再作道理。

林秀雲：大伯父，依侄女兒之見，快快通知綱布莊，多派人手，分頭去找，您看怎麼樣？

田立安：料來天賜別無去處，必然前往綱布莊，待我循此途徑，一路追訪下去，到得綱布莊，倘若仍無二人消息，再依

秀雲之計而行便了。

林桂月：有勞大伯父。既然有大伯父一路尋訪，桂月也是要隨行的。

田立安：怎麼，你要隨我而行？

林桂月：大伯父成全。

林秀雲：稟告大伯父，我姐姐心急如焚，恨不得馬上見到我姐夫，教她在家枯等消息，她如何坐得住？好在一路有侄女

兒陪伴照應，諒無大礙。您看可好？

田立安：你也要同行？好，祇是家中無人看守。

（林秀雲行至廳門口，向外兩邊張望）

林秀雲：（高聲）玉鉉兒！玉鉉兒！

玉鉉兒：（內）來也！（哭聲）嗚呀……

（玉鉉兒上）

玉鉉兒：（唸對）雙日本來如銀杏，而今哭得像胡桃。（進廳，施禮）叩見太太老爺。

田立安：罷了。

林秀雲：玉鉉兒，太太老爺領了夫人和我去找回老爺和田義，你好好看家。

玉鉉兒：我也要去。

田立安：你留在家中看守門戶。

玉鉉兒：求求太太老爺，讓婢子也跟了去，家裡關上大門，不會有事的。（轉向林桂月、林秀雲施禮）夫人、雲姨，田

義下落不明，婢子整個人就像烏龜掉進了缸裡頭，轉圈碰壁，給困死了。

林桂月：大伯父，玉鉉兒心中也是好苦哇！

林秀雲：大伯父，倘若碰上我姐夫和田義不講道理，不肯就範，玉鉉兒跟了去，對咱們來說，可是多了一個得力的幫

手。

田立安：如此快馬加鞭，走哇！

(田立安等魚貫出廳、出大門)

田立安：隨我來。(下)

林秀雲：玉知兒，大門關好，跟了上來。

林桂月：玉知兒，你要快來呀！嗚呀！……

(林秀雲攙林桂月下)

玉知兒：(關上大門)這還是咱們家頭一遭——傾巢而出。(作武生亮相架式下)

第十二場

田恭上：(內)兒啦！

(田恭上上，走圓場)

田恭上：(唱高撥子搖板)忽聽得我兒有音信，

半喜半憂往前奔。

喜的是，我兒行蹤，終有音信；

憂的是，追趕不及，空歡欣。

造化弄人，教我真愁悶，

莫再折磨我這白髮人。

急急忙忙行江邊近。

(田天賜、大田義急上；田恭上被絆倒，吊毛落地；田天賜上前攙扶)

田恭上：(接唱)這一跤跌壞了老朽身。

田天賜：(關切)老丈怎麼樣了？

(田恭上抬頭，面對田天賜目瞪口呆，雙手抓緊田天賜，慢慢起立)

田恭上：(激動)兒啦！我趕上你了！我趕上你了！

(田天賜、大田義面面相覷)

田恭上：兒啦，感謝蒼天，你我父子相聚了。

田天賜：(鬆開田恭上之手)老丈，你認錯人了。

田恭上：(一怔，打量田天賜)我未曾認錯你，是你不認識為父的了。

田天賜：我本來就不認識你呀！

田恭上：兒啦，為父的三年望你想你，半載的奔波勞頓，人變老了，鬍鬚更白了，莫怪你不認識我了。

田天賜：老丈，你我素昧平生，何來的什麼三年、半載？

大田義：這位老人家，你認錯人了，你要找你兒子趕快別處找去吧！

田恭上：（再次打量田天賜和大田義）你們兩個皆不認識我？

田天賜：不認識。

大田義：咱們壓根兒就沒見過。

田恭上：如此說來，兒啦，你是拿定主意不認為父的了？

田天賜：老丈，你叫我從何認起呢？

田恭上：（恍然大悟）哦！我曉得了，我明白了哇！

田天賜：老丈明白何來？

田恭上：你在外鄉發跡了？富貴了？你怕我這個窮酸的老頭兒玷辱你了？拖累你了？

田天賜：（啼笑皆非）此話從何說起？

大田義：慢著，相公，聽這老頭兒言來語去的，是不是在打您的主意？

田天賜：什麼主意？

大田義：他口口聲聲說是您父親，莫非是想給您安上個不孝的罪名，詭詐幾文錢花花？

田天賜：（大驚）怎麼，又是一樁詭詐？田義，不要與他糾纏，快走，快走。

大田義：快點走哦！

田恭上：兒啦！

（田天賜、大田義跑圓場；田恭上追之）

田恭上：（邊跑邊唱高撥子搖板）湛湛青天不可欺，

人間百善孝第一。

利令智昏兒切記，

早早醒悟莫遲疑。

（田天賜、大田義急下）

田恭上：兒啦！等等為父的，為父的年紀老了，跑不動了哦！（急下）

第十三場

(田斌武上；小田義背包袱隨上)

田斌武：(唱西皮搖板)辭別了店主東江邊前往，

主僕們走天涯行色匆忙。

今日事多荒謬令人迷惘，

避凶地免禍災且奔他方。

林桂月：(內)官人！

田斌武：(停步，凝聽)田義，隱約之間，依稀有呼喚「官人」之聲傳來，怕是我心有餘悸，音由幻境而起。

小田義：相公，小的也聽見了。

田斌武：你也聽見了？

林桂月：(內)官人，慢走！

玉鈞兒：(內)田義哥，等等我！

(田斌武、小田義聞聲毛骨聳然)

田斌武：(輕聲)田義！

小田義：(輕聲)相公！

田斌武：陰魂不散。

小田義：她們會跟了上船去闖清嗎？

(田斌武、小田義不約而同回頭望向上場門，臉色大變)

小田義：我的媽吔！一大夥人追來了。

田斌武：田義，快逃。

(田斌武、小田義跑圓場；田立安、林秀雲攙扶林桂月、玉鈞兒急上，追之)

林桂月：官人慢走……官人慢走……

玉鈞兒：田義哥……田義哥……

(田斌武、小田義急下；田立安等追下)

第十四場

余氏：(內唱二黃導板)別夫君，失姣兒，二十餘春。

(余氏上)
余氏：(叫頭)夫君！姪兒！

(轉唱迴龍)到如今，直落得，風燭殘年，孤苦伶仃，不由人與悲傷情。
(轉二黃慢板)自那年遭變亂離鄉背井，

從此後全家人各奔前程。

可憐我一路貧病交困，

可憐我一孤老舉目無親；

我好似浮萍草飄泊不定，

我好似喪家犬歸依無門。

五年前流落至福州府境，

蒙師太收容我才得安身。

(白)老身余氏，寄食這靜竹庵已有五載，就在庵中後菜園內，種得幾壟青菜蔬果，每日驅蟲除草，澆水施肥，收得菜蔬，以供庵中食用。看時近午後，且往園外小溪提水澆菜便了。(提水桶，開園門，出門)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見余氏，停步)

田斌武：(施禮)這位老媽媽，行個方便吧！

余氏：二位何事？

田斌武：後面有一群瘋子追來，請借貴處一避。

小田義：老太太，我們兩個若是被他們逮到，那就入了十八層地獄了，阿彌陀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哇老太太。

余氏：隨我來。

(余氏等入園。余氏放下水桶，關門上門)

田斌武：多謝老媽媽。

(田立安、林桂月、林秀雲、玉知兒急上)

田立安：就是此處。

玉知兒：對，對，我看見他們進去的。

林桂月：(高聲)官人！官人！是我呀！

余氏：(對田斌武)是你夫人來了。

田斌武：我不是她的丈夫，她是個瘋子。

田立安：(對著園門)門內哪位主事，請開門。

(田斌武對余氏不斷搖手，示意莫開門)

玉知兒：(敲門)喂，開門，開門。

林桂月：玉知兒，佛堂聖地，不可如此。

田斌武：老媽媽，你要相救呀！

小田義：老太太，好人做到底破！

余氏：二位有所不知，我若執意不肯開門，他們可由正門而入，驚動了師太，老身擔待不起；二位且往裡間暫避，此處交由老身應對也就是了。

田斌武：多謝了。

(田斌武、小田義下。余氏開門)

余氏：列位久候了。

田立安：請問這位老媽媽，適纔可有兩個後生進入庵中？

余氏：有的。

林秀雲：老媽媽，他們兩個患了瘋癲症，會出事的。

林桂月：他們有病需要調養，還望老媽媽成全。

余氏：他們道是你們一群瘋子；你們又說他們患了瘋癲症，這倒叫老身為難了。

田立安：老媽媽，依你看來，我等可是誑騙欺罔之輩？

余氏：好，待我進去問個明白。

(田天賜、大田義急上；大家照面互為一愕)

玉知兒：相公和田義會上適啦？怎麼剛進那個門(手指圍門)，眨眼工夫又打這邊跑來了？

余氏：他們是穿過佛堂，出了正門，繞過圍牆而來的。只是才說不見你們，怎麼他自己又跑了出來。

田天賜：(向田立安施禮)參見大伯父。大伯父，娘子，你們來在此地，所為何事呀？

林桂月：大伯父與我們爲了追你而來，你怎麼就忘懷了？官人休要多言，快隨我們回家去吧！

田天賜：(不解)我與田義，何用你們追趕？你們看，(手指上場門)追趕我的是哪一個。

(田立安等望向上場門)

田恭上：(內)小畜生休走。

(田恭上急上，田立安等大愈驚奇。田恭上與余氏面對，二人呆住)

田恭上：(微顫)你——

余氏：(微顫)你——

田恭上：你是余氏？

余氏：你是田恭上？

（田恭上與余氏同時奔向對方，相拉而泣）

田恭上：（同時叫頭）娘子啊！

余氏：（同時叫頭）官人啊！

余氏：（拭淚）官人，你是怎麼也來在福州的呀？

田恭上：（指田天賜）我是尋找這個不孝的畜生而來的。

余氏：他是何人？

田恭上：他就是我的兒子斌武。

（田立安等緊張，注意田恭上）

余氏：（對田天賜）斌武，我是你的母親啦！

田天賜：老媽媽，我不叫斌武，這位老丈他認錯人了。

田恭上：（對余氏）娘子，這個畜生，三年之前，帶了田義，外出找尋於你，原是一片孝心，誰知這三年他發跡了，富

貴了，竟然不認父母了。娘子，這個兒子我不要了，我們還有一個學生的兒子呀，他在哪裡？

余氏：（悲從中來）嗚呀！……

田恭上：娘子休要悲傷，慢慢道來。

余氏：官人，那年家遭變亂，是妾身帶了斌文、田忠逃往他鄉，一路上饑寒交迫，遇一男子搭救，不料那男子居心叵

測，向我逼婚，我連夜再攜二子逃脫。祇是，那時我身無分文，又染重病，惟恐這一病不起，丟下那兩個孩

兒，如何是好？萬般無奈，祇得留下血書，將他們置於路旁，冀望有過往的善心人士見憐，收留他們。至於妾

身麼，（傷心）就……就投江自盡了。

田恭上：（著急）娘子，你莫要自盡呀！

余氏：投江有人相救，祇是這自盡不成，前景茫茫，妾身何去何從？

田恭上：你就該回轉溫州才是，也免得卑人日夜盼望。

余氏：無力保全田家根苗，教我有何面目去見官人？爾後妾身便四處流落，乞討度日，五年之前，來到福州，幸遇這

靜竹庵妙音師太收容，才得安身。

田恭上：娘子受苦了。

田立安：（打背供）這便是了。（對田天賜）賢侄，你父那年在往蘇杭辦貨途中，拾得兩個娃兒，一名田斌文，一名田

忠。你父膝下無嗣，乃收斌文為子，為感念天賜麟兒，改名天賜；家中本有一僕，名叫田忠，才將拾得的田忠

改名田義，事到如今，已有二十餘年，你明白了？

大田義：（手足無措）還有這檔子事？

田天賜：（突然向田立安跪下磕頭）多謝大伯父明示。

田立安：還不快快拜見你生身爹娘？

田天賜：（同時向田恭上、余氏跪下）叩見爹娘。

林桂月：（同時向田恭上、余氏跪下）叩見爹娘。

余氏：（激動）我兒，媳婦，起來，起來。（攙起田天賜、林桂月）

田恭上：（欣慰）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大田義：（向田恭上、余氏磕頭）叩見太老爺，太夫人。

余氏：（欣喜）田忠少禮。

田恭上：田忠，你也有個戀生兄弟，他叫田義。

大田義：（起立，驚訝）小的也有個戀生兄弟？這二十多年，我不但跟我兄弟同姓，我還跟他同名哩。

林秀雲：（向田恭上、余氏施禮）參見田伯伯，田伯母。

余氏：不敢，這位姑娘如何稱呼？

林桂月：母親，她是舍妹林秀雲。

余氏：原來是林小姐，好一個標致的姑娘，倘若斌武現在身旁，我是要替我的兒子求親的。

（林秀雲羞答答；田立安等大笑）

玉知兒：（向田恭上、余氏施禮）拜見太老爺，太夫人。

余氏：罷了，這位姑娘又是如何稱呼？

玉知兒：婢子玉知兒。

余氏：好個富泰的姑娘。

玉知兒：多謝太夫人誇獎，還是太夫人識貨。

田立安：（對田恭上）老夫田立安，恭喜老弟台。

田恭上：多謝宗兄助我父子相認。

田立安：老弟台，若是老夫猜得不差，你還有個兒子就在這後菜園中。

田恭上：此話怎講？

余氏：（點頭）此話有理。官人，你且喚來。

田恭上：待老漢一試。（朝園內高聲）斌武哪裡？

田斌武：（內）哦——

（田斌武、小田義急上）（斌武此時必另有人扮，服裝相同。）

田斌武：（驚訝）怎麼有我爹爹喚我？

小田義：是太老翁在喊您呢！（小田義亦另有人扮）

田恭上：（瞥見田斌武，激動）斌武！

田斌武：（奔出圍門，向田恭上跪下）爹爹！

（田恭上抱住田斌武拭淚）

（小田義出圍門，與大田義面對，二人配合動作擺姿勢，互相對照，如同照鏡子般）

田恭上：兒啦，為父的終於找到你了，快來見過你的母親。

田斌武：（膝行至余氏前）母親！

余氏：（拉起田斌武，擁入懷中，飲泣）兒啦！……

小田義：（注視大田義）你是我哥哥？

大田義：（注視小田義）你是我兄弟？

（大田義、小田義相擁哭起來。玉如兒拍拍小田義，取過小田義所背包袱代為背上）

玉如兒：兄弟，你背了這麼半天，累了，嫂子疼你，替你背了。我說，兄弟團圓是喜事，你們就別哭了。

大田義：（拭淚）我是為我往後的日子哭。

小田義：（拭淚）戀生兄弟心連心，我也是為我哥哥往後的日子難過才難過的。

玉如兒：（白大田義、小田義一眼）你們啦也不想太太人說的，往後的日子富泰着呢！

田立安：（對田恭上）老弟台！

田恭上：宗兄！

田立安：老弟台，令公子斌武已然回到二老身旁，祇是不知賢弟妹適纔所言還作得準的麼？

余氏：算數的，算數的。

田恭上：自然是作準的。

田立安：如此老夫便要做一个現成的媒人了。（對林桂月、林秀雲）你們姐妹意下如何？

（林秀雲害羞，避至林桂月身後）

林桂月：但憑大伯父作主。

田恭上：（對田斌武）兒啦，你母親與你訂下這門親事了，多蒙你田伯父作伐，還不快快謝過媒人。

田斌武：（喜形於色，向田立安施禮）多謝田伯父玉成。

田立安：賢任少禮。（大笑）哈！哈！哈！

小田義：（拉過田斌武）相公，那位算命先生還真準呢！

田天賜：（對田斌武）賢弟，有緣得配秀雲小姐，可喜可賀。

田斌武：多謝兄長。

田天賜：大伯父，爹爹，母親，就請回府暢敘。

余氏：大家且進園中暫歇，待老身稟告師太再行。

田恭上：理當如此。

田立安：今日田府闔家團圓，又添一樁親事，真乃雙喜臨門，恭喜了！（抱拳環揖）

眾人：（同時）正是。

余氏：闔家平安謝蒼天。（招呼林桂月、林秀雲）賢德的媳婦隨娘來呀！

（林桂月、林秀雲左右攙扶余氏下）

田恭上：苦盡甘來樂團圓。（招呼田天賜、田斌武）兒啦，隨爲父的來呀！

（田恭上兩手分別牽住田天賜、田斌武下）

田立安：悲歡離合雙雙錯。（下）

（大田義、小田義躡手躡腳下，被玉知兒喊住）

玉知兒：慢著，你們又想開溜，也不等等我？（打量大田義、小田義，迷惑）咦，你們哪個是田忠？哪個是田義？我將

來嫁給誰？

（大田義、小田義互相擠鼻子眨眼，示意捉弄玉知兒）

大田義：他是田忠，我是田義。

小田義：他是田忠，我是田義。

玉知兒：好了，我將來嫁給誰，回家再說。（兩手分別提起大田義、小田義耳朵）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

（玉知兒拉著大田義、小田義耳朵下）

——劇終——